樂善錄

樂善録卷四

李　昌齡　編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横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闕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耶終不聽臨終沐浴右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

殄絕無腐氣此可見公履踐然今士夫鮮有不以外物動其念者類苑

曾魯公以蜆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多故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告翌日則有以兩籠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其夜復夢被甲者來謝東軒筆記

唐詢家因煑鷄忽有火光出于釜上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産鷄子其黃化爲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

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于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爲文以記之
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果於决責與門下客楊詢最相得每事必以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但一切讚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盛暑中杖公吏及因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楊開之罪當坐於汝無所避也不數日果中惡疾而斃此佛書所謂讚嘆人爲

惡者也 惡戒

安庭栢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絶交李中甫兄弟乆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遽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豈非兩舌惡口之報耶 勸戒

周利般特迦於過去世作大法師祕悋佛法不肯誨人故令愚鈍讀一偈經百日矣得後遺前不能憶記令有據師席而不能以誠教人者安知不招來生愚鈍之報 楞嚴

婦人有姓王者厭生產屢壞胎又以其藥爲効傳之于人後有孕復毒以藥不能下痛苦萬狀謂爲死矣迫而視之則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產而卒臨終自言見一鬼謂曰汝藥此時復有効乎冤家已集惟待汝至處分耳此事尚不

可行之於己而可傳諸人乎

峨眉山士子授徒于里人某氏之館某氏有妾旣生子可傳矣隆興癸未復孕厭其多而害之是夕士子夢一小兒頭半破被血自某氏之堂走出持白紙泣曰某氏與其妾某殺我我將訴之矣黎明某氏嫡子告士子曰予庶母宿又生子頭碎而死士子聞而大駭愚觀世人如此者甚多蓋安於習俗無復忌憚使稍知因果決不敢爲且惡獸尚念其兒而人乃忍害其子與其

害子孰若斷淫況婢妾賤人何足顧戀爾旣孕
其腹矣而又欲不令生子是亦惑矣嘗讀九天
生神章又叅以太上内觀經益知人身至貴而
破胎害子者獲譴非小蓋人於胞胎中三元育
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爲人若非三元所育九
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始一
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受上上禪
善無量壽天洞冥紫户之炁三月受梵監須延
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兜術天碭户冥

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蜜不驕樂天五仙中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眞冲融之炁七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明天眞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爲胞二月形兆胚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魂四月陰靈爲七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八月八景神具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録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

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嗚呼九天生之既如此彼處胎臟中豈不欲生於爾何負而爾遏絕而不使之生耶又有一種業重之人穢行有同狗彘及因有所出輙將棄擲重使無辜之子裸露於風霜雨露之下燔炙於盛陽赫日之中呱呱哀啼良久而斃且殺人者死國有常刑陰府法尤嚴密爾獨不畏而敢害之耶令人有平生無子者有數月而墮胎者有既生而不育者有臨產而子母俱斃

者有垂老而子孫零落者有身不及見子生者有得子不數月而身遽死者皆其報也破胎事傳之于揚仲舉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蜯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閒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

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爲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温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叩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温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温曰奉天勑令知縣

斷此王韶公事直温熟視罪人頗殷肥矬矮其吏宣判將王韶决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温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温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乃王韶亦殷肥矬矮外無有者直温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子由語録

一府帥得旨營治宮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

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八有
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
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
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
無敢言者於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
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其後
帥大有遷擢一日白晝坐廳恍見黃衣吏持一
公牒示之署其上曰索牛骨灰事紙尾有大字
批判數行帥視之墨尚新濕且有毒流下國禍

及重泉之語帥怒曰我罪何至如此言訖倒仆而卒不數月推官亦死歷無數險阻至一官府纔入門見一金紫者謂曰汝豈牛骨灰事耶到彼宜子細讀案然後着字推官唯諾旣至廳前一吏以帥狀示推官推官曰某以此得罷安得有罪請與帥面對少頃數十卒擁出一罪人五木俱具垂頭喪氣似不勝其苦狀推官視之則昔日帥也推官前曰台座豈眞忘某當時劄子中語耶勢位氣性此時安可復使自作自受豈

可累人帥無語遂伏俄聞簾内有聲曰速送出推官推官既出門復見前金紫者謂曰汝識我否我汝舅也以爲人正直故在此略有職守此去願汝常運善心常行善事不然一瞑目後此間有無限可怖駭事誰能爲汝作救護者此事制幹何彥升丈言之甚詳楊子羽録示因併刻之以爲世戒

右武大夫趙公豊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

姓解名蓮奴李戶部家妾也戶部舊舍于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私有娠戶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戶部命掘地倒埋妾尸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今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爲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川宿東關縣驛復見解氏哭于前則已束髮矣趙怒曰昨已爲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固感將軍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

更望一言於郡守令發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臣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户部舊日娉僕惟老卒譚詠尚無恙王即以十數卒付詠戒令必欲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其處耶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詠驚怖即爲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爲葬于別埜時馬郎者爲東普郡幕忽一

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
卒果州教授關耆孫記
一士子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
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絶不與同
寢處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士子略
不問妻飲恨疾益作臨終隔壁呼士子謂曰我
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士子終不顧其妻遂
死士子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爲猒勝以土器
蓋其面又以索加木縛束其屍而殮是夕此女

子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被猒勝然彼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不一年士子果卒嗚呼死婢之倒埋冤妻之縛殮意謂如此則彼魂不得靈冤不得直不知一念纔起百神已知不惟不能遏其赴愬之冤適所以速吾不善用心之罪故馬幕一見解而遂亡士子不逾年而亦死戒哉

許眞君登仙之日玉帝詔曰朕子前世貪煞匿不祀祖先之罪錄子今世呪水行藥治病罰惡

酖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鬼閑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背土陵空佐大力天下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黄無或散慢以此觀之功行如許眞君以不祀故尚有陰譴况爲人不逮許而不孝有甚於不祀者乎又知呪水行藥皆能立證仙階但人論財不以利濟爲念故旋踵破散而子孫凍餒者多矣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筮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噫君平以善教人立證仙果其有以不善之語而啓人爲惡之心者獲譴不言可知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

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内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鄉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

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公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鄒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迹其處得之時夫婦俱未有耦生爲具道一叚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晩持從槖侍經闈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而公秖畏天譴之力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令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夭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於二七夜寢卧不安忽見二吏至前召公公曰誰召我吏曰事密固不可使主簿知倪然不覺已隨二吏行矣約七八十里許見山崖險峭林木嚴密主簿曰我困甚不可行吏取馬令乘倏忽間已至一處若州城初入門見一道如繩行不十數步又至一處若官府所在吏引主簿自偏門入俄見一人着紫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則其父也責主簿曰

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
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以
天奪汝受兒眉郎見亦在此然汝亦有陰騭故
天不即奪汝筭吾之死也齋醮不至誠厨子又
不潔僧道皆非其人虛費無功唯今夕齋得僧
宗順者有定力加持念誦冥契陰司又誦大明
神呪經及奏九天生神章於我功德有餘傍及
諸囚皆得免苦汝還可爲吾謝之主簿視因半
皆親舊及甦則已數日矣世有不信釋老者多

以設齋薦亡爲無益然捨齋醮當作何等事可以見人子爲親之意耶蓋人見僧道不守戒律便謂道釋不足法而不自思我日誦夫子之言而不能盡爲臣爲子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之道者豈亦夫子之罪乎 安撫馮大學記

愚嘗讀太上感應篇篇中之語皆天府所定世人罪福條目然世人行事多只取快一時不知過後一一皆有罪報太上所以垂傳此篇于世者正欲世人知所避就也故近歲周篪以此篇

勸化而立能脫饑饉之殃王公一念願行亦獲
延一十四年之壽則太上利人之意從可見矣
今附刻于後使家家藏此書人人曉此意則地
獄何自而起篇云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隨
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筭盡
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常在人頭上錄人
罪名奪其筭壽又有三尸在人身中每到庚申

日輒上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減筭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所得見人之失如己所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他雷切）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

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
邪遠（于願切）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也夫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
立三百善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
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
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
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
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忘輕蔑天民
敗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寡逼孤棄法受賂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
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
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
破夘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損人自益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
之醜訐人陰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
教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
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逼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理烹宰散棄五穀
勞擾衆生破人之家收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
居人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
室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
便即呪恨見他失便更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
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
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彊取彊求好侵好奪

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酷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鬬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其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隨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以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婬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眞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驀愚人貪婪無厭

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懷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焚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向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

奪其紀筭筭盡即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致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成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王淮之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後得病殊絶復蘇謂賀道力曰吾到幽關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而有徵道力曰明府生平抗論不爾今何見而異之淮之歛眉答曰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蓋人處世但知世間之事便敢輕議釋教及一旦喪軀冥冥長

夜然後知釋教爲眞實而世法皆虛幻也冥祥記

樂善録卷四

樂善録卷五

李　昌齡　編

太博虞公祺於佛知見得大解悟平生仕宦以慈祥爲本以智慧爲用以大定力爲應世三昧故去弊事蠲苛征有爲必成成功必博於四蜀之民有生死肉骨之恩當他道誅索聚歛鞭箠馬牛其人之日公一漕䕫再漕潼川民獨晏然倚以爲大司命紹興丁卯七月二十七日無病終于正寝其日清旦平坐俄仰而曰古佛皆生

吾其歸乎既又平視曰身得爲佛有何不可久之開顏含笑而去後二年田家鮮述者被逮至冥司與舊識曹惟吉適相值惟吉曰爾安得至此幸鄉人在此判更生案明日當爲更生如來可無量福述既至殿下明見其上有一王者果太博也吏問述在生立何善功述對家貧無力但一到瓦屋獲覩光相又於天公堂捨一條小木吏授紙筆令供既畢上之得署放還述方辭出公呼謂曰可語吾家人令爲民設更生道場

常念更生佛號語旣公身有白雲騰上廊廡煥明述舉首望見雲氣中有大樓閣綠牓金字曰大慈大悲 更生如來述灑然而寤時鄉老陳公西山邵公緡雲馮公華嚴覺公皆大書特書以紀其事嘗聞 本朝士夫生有陰騭死而復官于陰者如呂公誨不過爲司糾章公文把不過爲司命韓公琦不過主房簿富公弼不過司崑臺凡此皆一司之主耳獨公乃能直登佛位而更生之號又先見於大涅經當知公本佛地位

中人也平生陰騭及人者多宜其子孫以洪儒碩學高識遠略建大功立大業忠佐　英主而澤被斯民也

資州資陽縣士人勾龍雱乾道己丑爲其祖父母及父廬墓以一百二十日爲期逐日辰午酉三時上土暇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校正字音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忽一白凉衫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徘徊周覽神彩頗異雱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穀

等飯侍者從旁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虞張誅叛虜惟此功三與汝雱讀畢白涼衫者命雱録之雱益敬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令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雱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禱謝既至案上有袱物發而視之則雱所獻白涼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榮祖行

及守祠蔡十五等皆相訝曰祠門不開者知幾年矣安得有此復取袱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馮兵士楊有功因迎本官入川至梓潼詣祠獻香之袱也迄今已八十餘年噫茲亦異矣愚嘗讀眞誥大凡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爲地下主者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令神之意豈曰虞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 宇文庭堅録示 資州勘會公文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既是馬默豈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飲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但感愴而已自此益慚恚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

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涪溪漁隱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當時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吕惠卿察訪東京吕天資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劃社人目爲說法馬留時邵篪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鬈髯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湊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虀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斂怨禍亦及之桐江詩話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以豪傑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霸王之分精於筭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得八少一當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辯則許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頻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龍望視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

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訶朝廷事爲人所告鞫實抵罪籍沒其家藁葬南海城外然則三子歸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至于如此者楊文公談苑

諸司使凌華骨相極貴善相者僉謂華當至大官華既登仕版乃暴酷不法一日以病入陰司冥官數其罪命鑿去貴骨華自此觸事齟齬怏怏失意竟以貧死大抵操存在我予奪在天今

之所謂甲乙與夫骨法者皆未足恃使一爲不善則天日臨之不容欺蔽安知不爲幽冥譴責有如華之鑿出貴骨者耶九㦲評

許映入赤山催解束之道道成司命敕中君令奏言於上宮移名方諸署爲地僊映去世之日三宮都禁左郎命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至赤山欲執映以去且詰映罪曰夫欲學道上隷眞人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得步眞索僊度名青府云何父

祖有殺人之罪寃訟方急又汝逋愆宿責列在三官三官乃鄷都六天所署每二天共置一官專主考責非三元也乃欲越幸網脫奉隷眞炁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如此陰考方加豈可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刋不死之錄耶汝若無對有司必執也映答曰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年遇凶歉疫癘相繼阿能散施家財救濟饑渴親營方藥拯其疾苦臨人之喪如失己親救人之患如己之患視人之疾如己之疾己

死之命懸于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歲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是以功書上帝名刋靈閣故使垂絛結華生而好僊應得度世者五人登昇者三人豈爾輩鬼衆所知魴等稍沮適司命亦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魴乃捨去嗚呼許映已得度世而隂官尚執之如此其急曏使生無片善死有餘責者處之則當何辭以塞周嚴二君之詰乎其俛首就執而沒身於鬼官者必矣 真誥

劉滿好殺生又耗棄五穀生平惟能於本命日醮謝北極一旦病革入冥司其隣家子巳先滿死十數年矣忽相邂逅謂滿曰子在生曾有善功否若有則可無憂萬一無之事亦可駭滿曰但只有本命醮謝一事其人曰此亦是也俟爲詢之少選復至曰子之所殺物命訴寃甚急奈何然子平生能醮謝北極今至此若又能持念玉皇聖號或可有濟滿如教念之比至殿下見猪羊鵝鴨哀鳴嘈雜無數在前滿大窘遽忘其

語忽見一青衣持一幡上有字云太上彌羅無上天妙有玄眞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極無上聖無無復光明寂寂復無宗元梵摠十方湛寂眞常道恢漠大神通昊天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滿視之則隣家子鼎所教者遂至誠持念良久口中有光物命皆隨光而去又見一青衣於白雲中宣一黃牒曰劉滿殺生罪大懺謝志堅可還本壽陰官再拜聽命呼滿謂曰汝當還矣凡道釋諸書所載地獄一一不誣汝

今還世切在善巧方便誘勸世人令各各忠於
君上孝於父母持經奉戒莫殺物命愛惜五穀
則自然不歷于此滿方辭出復一吏前白王曰
滿雖當還然不可不令一見所造之業王唯諾
即一卒驅至一所有一官坐廳命押滿受罪旣
至一門吏叩扉曰罪人至矣門開見一大池敗
泔朽米殘羹腐炙蛆虫雜穢充滿其中臭氣逼
人絕不可近復有一鬼揮刃呵滿曰此汝所耗
之物喫盡乃得去滿大怖亟念聖號復紅光爗

然從口而出其臭腐物忽失所在滿遂甦嗚呼

劉滿以赦當還而冥吏尚有留之之意蓋鬼道

好終鬼道自凶各其常也按天師傳昔六天魔

鬼散游人間爲民之害天師因與爲誓使之歸

化酆都方其散游人間與民初無干涉尚猶爲

害今既歸化酆都明主執罰使有罪在其掌中

安得不爲所暴劉滿得脫其亦幸矣道藏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

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可亟歸

輩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顧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輩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葬可緩乎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夷堅志

郡人有姓雍者母死久不葬乾道戊子里中火起雍倉卒扶柩置之他所無何其三歲子欻以驚風而斃是夕夢其母詬之曰我死許時幽愁

之狀不可言幸而得生旣爲男子又已三歲汝爲子不謹遽然驚我使我魂神蕩越恍然復在柩中少定乃知此生又是死矣亟欲入殼則氣已絕不得入事旣如此爲之奈何爲之奈何涕泗潸然雍亦大慟而寤如此則喪葬之事是可以一切苟簡滅裂乎今人謾畢齋祭便謂無復餘事不知親死不葬或死受考責及六十年不得受生者皆當追治生人蓋譴其無爲親之念之超度之功也近得章格閱之又不止此數事

大凡火燒其屍水漬其骨葬非穩便冒犯方隅棺槨不全墳墓破敗牛羊踐踏汚穢蕪没之類死者一一皆得訟於鬼官塚訟一興則生人無一日安矣不見漢天師將證果位而老君必先授以超度玄祖之文是玄祖不度則果位終不得證也

猩猩�形人面顏容端正在封谿山谷閒百十爲羣共相語言纚纚可聽聞之者無不欷歔性喜酒且好屐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者

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酒殽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旣而羣聚懽飲竟致醉倒取殽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嗚呼酒殽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殽之禍己而不免死酒殽之中人知利慾之喪眞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笑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唐文粹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

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為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少去來休嗚呼人之念慮不正而為惡趣所攝者多矣蓋邪念一起境即現前萬一着之便入諸趣亦猶客之但知赴婦人之約而不知所赴者水也漁隱

李珏世販糴每遇人買米即捨升斗令其自量

珏但隨價低昂每升約取三文息錢而已年八
十不改其志生平未甞起僥覬物斛踊貴念時
宰相亦同姓字罷相出鎮淮南夢入一洞府見
峭壁上有金書李珏二大字字可丈餘珏欣然
謂己當之忽壁開有二青衣出曰此地乃華陽
洞天金書李珏者乃江陽糴米者以生平不欺
斗斛不倖物貴平用其心故上帝收錄使主此
天非爾也可速出淮南愯然而寤因令訪問其
江陽李珏歲餘果無疾而卒嗚呼淮南官至一

品平生乃無一平用心事如糶米之李珏者乎其所以夢入此洞者亦天意以此愧之耳洞天記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霆所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已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冥數如此而上帝豈不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貴耶宜其自取誅戮夷堅志

高安丐者趙生名吉有道之士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醉輒慢罵元豐初潁濵蘇公謫居高安生忽來謁且約公夜遊期而不至詰之則曰度君不能無驚巳獨往公曰子遊何至生曰比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公曰何故生曰彼囚繫者多僧道與官吏蓋僧道逾分官吏𭍠物故也公嗟嘆者久之生既死數年子瞻復見之於雲安逆旅公因爲傳其事焉如此則地獄謂之爲無可乎竊嘗謂

胥曹無知固不足道而士類中亦有一種無見解人方未第時則高視大言傲然以伊呂自負一旦青雲平步則志滿氣驕聲色不惑其心利欲必奪其志區區日以進祿增秩求田問宅爲事求其所謂憂國愛民之念未嘗一萌于心甚者至於貪墨不公剛愎自用然食人之祿而覆踐乃如此欲無下墜其可免乎又如僧道之流言之尤爲可駭明稱參籙佩戒而半分不能奉行但知趍供貪齋而功課實常脫略妻孥之累

日重犯負之罪日深本無道心何望超度不墮地獄其將何歸於此當知趙生之言不誑汪氏拾遺

蘇氏拾遺

高俊紹興辛巳正月辛亥忽見二吏持符追之甚急俊彷徨不忍去不覺已隨二吏行矣所歷路極黑俄頃豁然見一大城扉以鐵爲既入至一厮囚繫萬狀殆非人世有一女子倒懸於廊吏曰此人生前好以油塗髮故瀝出之又一女子反縛於柱鉗拔其舌吏曰此人在生時好弄唇舌故酷治之又見寧江都將荷鐵枷曳鐵鎖

獄卒割剔其股血肉淋漓形容枯瘠絶不類人
左右前後有破腦者折肱者宄胷者百餘人環
而守之吏曰此人生前賊殺不辜又見一郡將
考掠無完膚方供狀未竟又見麵店户冉二者
前列十大甕中貯腐水敗泔其七已空三尚盈
滿吏曰此人生前多棄餘物故貯于此令日飲
三桮盡乃得脱又見奉節令趙洪方追至庭下
其他被攝而至者不可勝數俊不能盡識明見
殿上有一黃緩而坐者一一披籍呼名詰問問

畢有枷項驅而北者有含喜行而東者但莫知往何所也及呼名至俊乃誤追得還嗚呼陰司豈有誤者蓋假俊以警世耳然人至于死誠亦可駭一入冥路事知如何其不隔陰而便得受生者萬無一二陰謂中陰身也爲子孫者多不能力行薦度又敢斥言謂無罪而不知彼死者日與世接萬冗紛然旣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爲罪罪積不覺死有餘責地獄果也毒害很妬慳貪驕慢餓鬼果也汚穢惑溺殺害逋

負畜生果也隨波逐流無福無慧冥漠果也又至于存想非眞履踐不正享用過度傾巧自欺大凡靈利愈多獲罪愈重校其輕重固有等差槩而言之一有不臧同名爲罪使誠無死受考謫有待超度之說則藥笈琅函必不至造爲虛語以誑惑於人也夷堅錄

諸司使夏偕妻王侍中女也父病無生意朱嚴醫之立差因白侍中求爲嚴補官父曰今歲已許劉公才矣女怒形于色侍中亟命改奏朱嚴

制未下而嚴死於是復奏公才而公才亦死嗚呼一四門助教名器之至輕者尚能死了兩箇醫工況有重乎此者而可僥冒得之乎多見其不能享也類苑

劉頍頗能文自謂巍科必當高擬嘗詣翊聖宮懇問前程眞君降言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頍不之信後果無成而卒是知分外營求非徒無益適所以損壽也眞君傳

樂善録卷五

樂善録卷六

李　昌齡　編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録參鞫之其録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録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令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

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惋訝一日
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鄉某所以遲留此獄者
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
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
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
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
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
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
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

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寃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録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乆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巳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　太

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王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録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上次類涑苑水

紀聞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　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　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

待我而伸柰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旣而　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夫多不垂意于此而不知彼死者不可復生寃不得伸我之由也豈爲無罪晁太史文

陳希夷得道者也張守眞嘗問翊聖曰世言陳摶羽化證仙階乎眞君曰摶之養神鍊氣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尸解後略有所主掌耳愚嘗讀金華誌昔楊谷棄家學道遇金華眞人授以鍊炁鍊形之法谷大悟其旨文而成書張旻以進　眞宗召入留之芳林谷固辭即以嵩山道院賜之居數月於古檜下復遇金華謂曰子不聞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之説乎又不聞何妨修至道不廢理時人之説乎古之得道

者皆功濟羣品道佐一人然後僊去所以王喬吏鄴縣方朔臣金門今世人方紛紛籍籍在欲波中而子乃欲獨居無染之地何乃達岸焚舟見溺不救況子方得其時宜周遊闤闠開悟群品如見有志之士即可方便維持接而度之安可深居高隱谷遂下山以此觀之則證仙果者誠在乎有功及物也朔聖朝

馬喜熙寧中舉進士不利乃浩然歎曰歸鄉使便得吾年已四十矣不過作一青衣執手版吏趨

走人之階除耳人生如夢何足道哉遂毀裂衣冠葛巾草屨飄遊物外妻子家事一不擾眼一日遇青巾於道上馬見其骨體秀異舉止昂藏知必異人果呂翁也因叩其所以登仙之道青巾曰登僊之道不在乎他要在乎積功則勤苦修鍊累行則以惠濟物若捨功行雖太上亦無能爲噫青巾之言誠確論也愚嘗讀道書自古修行之士其入道之門雖各不同而得名列不死者無非功行後又求雲笈七籤經考之亦無

他說大槩爲臣當忠爲子當孝貧病當救危急當濟寃結當解物命當恤巳過當省貪吝當除不負自心不訐人短清淨爲常慈悲爲用言必以善行不以惡動容舉足皆主利人如此修行利益方廣不惟度厄直可登僊有力即普救衆生無力即隨分而巳若但能救一人之命則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寃枉非辜或修行吉善之人延紀亦當倍之其如服食導引又其次也

婦人有李其姓者鄉之婚娉成合多出其手人亦以此喜之無何紹興壬戌闔門皆死於疫家遂爲墟嗚呼媒亦何罪而擬禍乃爾竊嘗思之其欺誤人尚有可恕獨感移寡婦心志使之幡然改適一事大有利害蓋世有不幸而身死妻少者若又無賢父兄則妻之去留誠一門興替所係爲此人者所得幾何而忍造爲甜軟之語以感移之耶其心一移則夫之父母子女門户等事决不復問及旣改適與後夫亦未必兩皆

愜意前娶子女鮮有不生間隔甚者後夫無一日之安前夫受破碎之禍身亦不得齒于節婦之列三者之失咎當誰執雖然人之處世亦不可每事畏避略不周旋要在權其利害而後行也

人有姓羅者以略賣男女爲業晚年疥癩饑羸面色如漆竟斃于路蓋其平日誘引欺誤凡所以求濟其欲者無所不至又加搭雇妳子一事尤當大獲罪報且令搭一妳子則妳子所產之

兒勢必舉而與人苟與非其人養之不至與棄之殺之何異凡此之罪豈獨坐在其母其略賣與養之不至者皆當連坐在雇主身即是殺一兒子養一兒子也但人安於習俗視以爲常而曾不思念是兒也於往世臨死之日風火二氣欲脫未脫之時使無善力冥資風則若刀突四肢火則大生熱惱如是受苦經無量時氣乃得絕一息纔絕復以惡業歷諸幽冥之間大有無量百千苦事又不知經歷多少年數方且考譎

得獲解散考謫雖散亦豈容易便得受生須其
身與見今父母緣業無異又須造物主張然後
得因其不淨而成胞胎神旣入胎四種始立堅
凝爲地種軟濕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
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
形莫得長大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七日於
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
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第十七
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

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
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
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
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悽惶急欲趣出
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大熱大冷色欲過度當
風差乂遊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皃皆不
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苦亦如之或以衣
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
非何所垂趣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

母子往往兩皆不保今既得遂誕育誠亦萬幸於我何負而我掠取其母使之失所怙恃復餓餧而死乎舉此而言當知世間有如此等事若無罪而實負重罪者其類不一但人無所悟入不自覺知令弱齡而遽亡及再踐生路而又復不育者即其報也

一士夫居于田間一夕夢其友甞爲討吏者至其家哭泣求救其詞甚哀既出衣後乃穿出牛一尾不覺驚起家之人所夢亦合方相語未竟

忽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事西山邵使君於更生佛記中載之甚詳令復表而出之庶幾侵漁刻剥者略知戒懼大抵勢要之地最能爲善最能爲惡爲善則有登僊證果之期爲惡則有折本失身之理事皆起乎一念當其念未起時則方寸湛然了無毫髮相遠及一念既起或善或惡福業遂相萬萬蓋其有權有勢可以必行故於果報之來或墜或升如影對形亦無可以避者但試取李詭祖

冥司録一觀則知邵使君今之所載不妄
友婿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
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
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
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
一半同入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
驚寤因語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
其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
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

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胃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自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爲樂安知自此一樂遂失身爲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止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符堅僭位以鳳集于闕欲大赦天下與王猛符

融密議于露臺時左右悉屛去無一知者俄而市井喧傳堅疑語泄立命推究乃一黑衣小兒聲言於市曰官今大赦人因傳之堅太息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誠哉此言也始吾草赦時有一蒼蠅屢集吾筆聲狀頗異吾已怪之今果漏語其黑衣者豈蒼蠅乎嗚呼苻堅但知事出禁中無有知者不知一語纔出便有四知況我之身口耳鼻眼凡六十七種各皆有神運化自然與天地合出入人身奏善黜惡晝夜不停身神

之外又有一切廵行明神皆得按察何獨於蒼蠅而始疑其漏語乎

趙業以其妹婿賈奕殺牛連逮入冥司奕不即承忽空中有大鑑宛見奕鼓刀業有不忍之色奕始伏業將辭出復一吏拉遊上清遂共登一山至一院牓曰南院時冠履而坐者方命吏呈押戊申録其録首具人之姓字及生年月日時又降橫列六十甲子其日有功或過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業以問吏吏曰此上清校勘所也

世人功過皆籍錄中毫髮無遺每一經校勘功即延年過即奪筭無可避者愚嘗讀業報因緣經得一則大與此合人之在生日為一筭積一生所得之筭記在諸天以備記錄太上常勑勒上聖高眞日月星宿五方三界百靈衆神巡行檢察三日一言七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功則年筭可延萬一造罪即命六天魔鬼捉其魂魄上詣三官其不滿紀筭者葢因乎此令人臨亡皆地司關奏諸天按察死名一定然後六

天魔鬼得以收其生氣而執其魂魄矣又按修眞玉經太陽爲陽宮摠司列二十八宿爲屬吏太陰爲陰宮摠司列五嶽二十四炁治山爲地司（治山即今二十四化）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爲水府凡一年有二十四節炁每一節炁即太陽巡一宿之中太陰常後行一日（二十四節炁謂立春正月節炁太陽巡虛宿中雨水爲正月中炁太陽巡危宿中之類是也惟驚蟄芒種寒露小雪日則巡兩宿）其日二十四炁治山陰官各攢送世人善惡災福壽祿生死等事於所屬之岳其本岳主者復奏言

於當節太陽所巡宿中其如三元之日則又大
朝會皆所以檢校括責定罪紀功也大凡校勘
之日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三萬六千星
曜人間二十四炁治山陰官乃至陰陽河海天
地百神無不集會蓋責乎審又按七簽經口之
一根尚有兩神分監左右陰禍不泄則司陰得
以奏于天惡巳形言則司殺得以白于司命考
之回元八訣則亦分陽罪陰過陰罪陽過爲二
種陽謂人所共知陰謂瘖中於人初不宣露故

也陽當爲輕陰當爲重如此則世人是有罪而終可覆藏者乎奕不即承是亦惑矣酉陽雜俎

太常博士張子能妻鄭氏臨終與張訣曰我死君必再娶奈何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君言那可憑張指天爲誓曰有渝此盟當化爲閹鄭死張竟再娶一夕夢責之曰言猶在耳君忍負之我幸有女雖無子胡不買妾必娶何也遽登榻撫張陰果蹈其變蓋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也人倫之本而伉儷之道也家道之睦斯爲首也

於義一或有虧是瀆人之倫而失伉儷之道也又何待有詛而後然耶今人但知彼爲死矣而不知彼死者四大雖壞神實不亡必有所憾尤甚於生萬一訟於鬼官則殃考疰氣卒未易解不見許厚不以家事經意而其丈人許之於三官之事乎又不見許斗既死之後水官復遣歸墓中使伺察家門當衰之子宗彼訟者以塞對解逼之事乎保命眞君蓋嘗以此戒敕許長史令禳厭家門疾病死喪衰散減耗光怪惡夢之

厄當急分解家訟墓症者正爲此也夷堅志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携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伻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愫

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
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
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
人之母吾巳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愧駭
汗流未幾果卒蓋夫婦者人之大倫有守者婦
人大節一有愧于其中萬無安吉之理生或幸
免死必難逃不見華陰主簿妻以思與聶從志
亂而没身於鬼官乎又不見愍懷太子妃以不
受石勒之辱而立獲度世乎令人於父子兄弟

夫婦之間多是恩義寡薄而不知三者在天地間號爲三綱最爲至重堯舜之行所以照耀千古者行此者也孔孟之言所以師範萬世者言此者也天地百神所以監臨下土厚於倫則福之薄於倫則禍之者重乎倫者也國家所以條爲法令使人不敢輕犯者明乎倫者也嗚呼陸氏於申言之時已有異志宜乎爲乃夫所訟夷堅志

翊聖眞君建隆初降于終南山張守眞雖日奉

香火而心常懷懼眞君慰諭之曰吾受命衛時
誠欲得一端直之士俾行吾教然自陜以西三
世不失男子身者惟汝一人且有正念此所以
爲吾收録但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
理何懼之有按如上説則世間不失男子身者
何其少乎當知今爲男子者未必不前生曾受
女身爲女身者未必不前生曾爲男子捨殼入
殼隨業轉輪至如眞淨妙心則本來如如無有
差別第世人不知悟此妄認幻軀自生愛見所

以慾火熾然莫能自戢譬如狗咬枯骨妄生美想使一見此必有灑然而大解脫者回視前日淫穢豈不啞然一笑以愚觀之非獨不失男身者少其不失正念者誠亦少也且以一縣論之士農工賈僧道伎術乃至胥曹皂隸輿夫市井細民無慮十數萬人其所以仰事俯畜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均是在塵勞中用力市道處留心平日苟且汨沒無所不至其間中立不倚確然有守者果幾人乎惟其中無正念則日用無

非顛倒錯亂矣旣多顛倒錯亂則身後無不沉墜者 竨聖傳

陳希夷少戲於渦水遇一青衣媪呼而乳之曰使汝得吾眞焉平生永無嗜慾聰悟過人其青衣乃天眞以希夷當得度世故託乳飲以眞焉哺之而使之得絶乎慾也嗚呼修如希夷尚待哺眞而後能絶慾信情慾之根於人也其難拔如此今有淫慾熾盛垂老而尚爾不衰者當爲福耶當爲業耶亦猶馬偏快於奔馳牛獨安於

負重各業力有以持之故也浮生短世其可一味惑溺略不俛聽善言少自開悟一旦淪墜然後悔艾則噬臍爲無及矣不聞元始上帝有惑溺當化爲犬豕之說乎蓋惑溺之人身淫心淫全體是淫昏惑穢亂濁擾神炁人質雖具犬豕是同性習已然又而自當形與俱化愚嘗窮究其說非獨元始之說爲爾在釋氏輪回之說亦云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其有命終之後而能超生四天王天者即今之於

邪淫中心不流逸之人生忉利天者即今之於淫愛中淫愛微薄之人生須燄摩天者即今之逢慾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之人夫此人等既以慾輕而得生天則彼惑溺之人必以慾重而淪入惡趣者無足疑惟故佛教人若欲求佛妙果先須斷去心淫心淫若除是名爲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淨明誨如不能爾而欲求者譬如蒸砂求其成飯經百千刼秖名熱砂葢本淫身縱得妙悟終是淫根根本成淫輪

轉三塗必不能出青衣所以令希夷必絶乎慾者正爲此也神仙傳

任稹希慕眞風好與山人野叟游一日遇一採藥人自言居處在大面山後相從既久忽與一苗藥餌稹便覺臟腑清暢久而髭髮烏潤顔色紅悅心頗異之後數月復至持藥如初稹乃陰藏其半併一兩汞煑之立化爲銀叟覺之怒曰此靈藥也置之臟腑則佳一身之外都不足道何乃爾耶稹曰今福感寺有一塔久已隳壞非

十貫不可修誠欲以此助之彼此不無利益叟曰助之不難今煑銀三百兩便可得九百九十貫爐子炭汞每兩不過費二百若積三百兩所費共不過六十貫其餘九百三十貫則自是那箇家事何預於汝而汝望利益乎稹曰何謂那箇叟曰陰陽造化也汝但只以汝錢六十貫助之則自有六十貫本分利益若必欲煑銀令成千貫究竟亦只有六十貫利益也嗚呼僊翁之言大有深旨大抵參預緣事須得實有所施或

有實力不在空事紛紛若但空事紛紛即是用心交錯用心一錯則從初至終無一不錯矣一椽一瓦未足爲功而百念紛然惡念起時胷中便生出百千萬種夜义羅刹夫以一椽一瓦之力是能勝百千萬種夜义羅刹之力乎自無心懷險惡而能得獲勝報之理僊翁所以堅却積者正謂修塔固佳恐或心有未是又不免有以藥煑銀欺人一段事在耳昔然燈佛於往昔世本一獵夫憩于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其

後竟以此故得證然燈如來梁武皇帝於往昔
世本一田夫因行雨中見道傍佛像爲雨所淋
即以己所戴笠加于佛首而去其後亦以此故
得極位此皆出於無心故獲勝報至有如是之
力向使心有所念則已落在住相布施矣烏得
如是吁令之人初無實施又無實力而但空事
紛紛物我交攻而百念紛起若以住相之說推
而下之則是可以望利益乎集僊傳
起居舍人王龜從太平興國初同内供奉官李

守節奉勑修上清太平宫凡一瓦一椽龜從皆書名其上可以見其勤也既畢事同詣翊聖前祈禱眞君忽降言曰汝等修宫不爲不勤然不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堦墀壁甃皆不嚴備惟務速成以冀恩寵上天亦不掩汝功亦不赦汝罪二人相顧大驚業已聞奏不容增役但再拜懺謝而已其後龜從竟死于兵守節竟死于疫大抵事關諸聖最易掇禍不見佛書所謂經師佛匠與夫合香圖利之人隂司皆常切點

檢者乎蓋事關諸聖故也今人資藉衆力讓能造一像建一椽則便傲然挾爲己功而不知一文滲漏便是侵欺取便那移亦名互用況出凡夫淺見豈能盡合天心若更彼我紛拏即是自求煩惱錢非己出何足爲功一念纔差便有罪報惜其不知挫人所長護己所短常懷妬忌每事矜誇向背乖宜是非不當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辱人求勝乘威迫脅鬬合爭訟沽買虛譽包行險心認恩推過嫁禍賣惡凡此之

類在太上感應篇一一皆定爲世人罪目存諸念慮尚不可況施諸緣事乎當知二公當時未必不無此失傳翊聖

夫人任氏鍾離少師瑾之母也平生留心淨土晚尤精確年九十八起居甚康強一日呼子孫謂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却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良可太息明日我當行汝曹無用追憶但不忘淨土則常在膝下矣初五鼓即起念佛聲久漸低視之則巳寂大抵佛不遠人即心

而悟悟即諸佛迷即衆生愚癡世人其以念佛而得生淨土者非獨任氏昔慧遠禪師與劉程之等一百二十三人結爲一社號曰白蓮皆是勤念彌陀求生淨土其後悉皆如願自師而下至於國初得如願者又一百九人復自國初至紹興乙亥又一百二十四人此特載于王侍郎敏仲陸居士季誠集中顯顯爲可見者二集之外又有不可得而知者焉比年王龍舒既得是法不欲獨善其身於是援引哀集鋟木印行號

曰淨土文意謂人世短促又有三惡險道大可怖畏不若西方淨土壽命無量之爲可樂也若欲求生其土無如勤念彌陀之爲捷疾也集中所載有爲神僊爲國王爲世子爲公卿爲僧尼爲給侍爲命婦爲寡婦爲倚校爲胥吏爲軍士爲鐵匠爲漁人爲庖者爲屠酤爲僕妾爲惡人爲禽鳥而皆能修者又有因人督責因人勸發因疾苦所加因地獄相現因得惡夢因命臨終而後知修者或作觀想或專持念或禮拜或回

向或持戒或寫經或造像或修寺或自行或勸人行而爲修者其所以修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無出乎口念彌陀心存淨土必欲求生其土也竊嘗謂念佛之說有二有念誦之念有念念不捨如母憶子如子憶母之念念誦之念即令之念佛名者是念念之念即令之必欲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行佛之行爲佛之人者是二者之間念念之念尤愈於念誦之念也若又能於此瞥地發眞歸元了知惟心淨土識取自性彌陀

則乘彼白牛直至露地隨意所適無不快樂矣
又何有淨土穢土之殊此身佛身之異乎如或
未能先須從念誦中去久久自當到晳地歸元
處也或者尚詆爲數聲念佛安有便得如願之
理而不知我之自性本自如如上與諸佛一體
無二第以念念迷妄遂入輪回我今一念歸眞
則初起念時已自圓滿夫所謂三毒者便可回
爲三聚淨戒六識者便可回爲六種神通煩惱
回爲菩提無明回爲大智只憑一悟非假他求

況能念念在彌陀豈不獲諸冥感不聞孔子習
周公而夢周公學琴操而見文王之說乎又不
見高麗國主王徽厭契丹侵擾常誦華嚴經求
生中國一日乃夢至京師見宮闕樓臺之勝與
國使目覩無異之事乎無他皆一念冥感也任
氏平生念佛臨終而了無所苦豈非妙悟之力
歟

樂善録卷六